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

第七辑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

(抗日战争时期淮宝县专辑)

第七辑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封面题字 武 中 奇

封面设计 黄 永 三

责任编辑 陈 布 新

金 铁 平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第七辑）

1984年12月 洪泽印刷厂印刷 印数2000册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

(抗日战争时期淮宝县专辑)

第七辑 目 录

· 革命回忆录 ·

地下党的建立

- 抗战时期的淮宝地下党……………杨汉章(1)
回忆淮宝地区地下党的建立和发展……………吴锡昌(4)
我在淮宝地下党时期经历过
 的一些革命活动……………韦锡珪(13)
参加地下党活动点滴……………张茂勋(17)
忆淮宝地下党的斗争……………韦杰之(20)

根据地的开辟

- 回忆淮宝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张劲夫(25)
有关开辟淮宝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回顾……………周爱民(29)
淮宝的开辟与坚持……………宋 文(35)
一场特殊的战斗……………刘凯顺(40)
关于《淮宝报》……………杨丹平(44)

淮宝的巩固和建设

关于淮宝的回忆……………张灿明(46)

淮宝斗争琐忆……………王长俊 张敏(50)

淮宝军事斗争掠影……………王朝友(53)

回忆淮宝的财政工作……………郭体祥(55)

抗日战争时期淮宝的财政

 经济工作概况……………田 全(57)

抗日战争后期高良涧贸易分

 局的工作……………阎杰三 张茂鼎(70)

回忆敬爱的张云逸军长对我

 们的一次教诲……………高 航(74)

借粮斗争……………黄旭明(76)

抗战初期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曾子坚(88)

敌机轰炸岔河镇……………李松亭(93)

回忆在淮宝斗争的岁月……………宛 钟(95)

淮宝地区抗日战争期间教育

 工作回忆片断……………吕培和 流 静(98)

淮宝县在抗战时期的贡献……………花 楠(105)

· 历史资料汇编 ·

- 淮宝战役的战术问题……………《周军》(108)
- 淮宝反顽战斗详报……………《周军》(115)
- 淮宝参议会胜利闭幕……………《拂晓报》(125)
- 黄集区张涧乡选举胜利完成……………《拂晓报》(126)
- 减冤租渡冬荒……………《新华日报》(127)
- 重修洪泽湖大堤总结……………《政府工作通讯》(129)
- 不要地不爱钱淮宝党员参军榜样……………《淮海报》(137)
- 关于扩军预算给淮宝的一封信……………
……………《政府工作通讯》(138)
- 淮宝劳动英雄大会给边区首长们的信……………《拂晓报》(141)
- 淮宝动员上冬学……………《拂晓报》(143)

· 党史工作动态 ·

原淮宝县老干部党史工作座谈会在

我县召开……………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145)

在原淮宝县老干部党史工作座谈会

欢迎会上的祝词……………于登和 (149)

在原淮宝县老干部党史工作座谈会

欢迎会上的讲话……………张灿明 (151)

淮宝地下党的建立

抗战时期的淮宝地下党

杨汉章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在南进支队独立三营任政治委员（驻邳县）。一天，苏鲁特委书记李浩然来找我，说：春节前后徐州的鬼子沿运河南下，国民党韩德勤部队不抵抗，一天就丢了十二个县。现在这十二个县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发动、组织、领导他们抗日救国。李浩然还介绍了一个叫宋震鼎的人，是淮阴清江市的一个店员，是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政治犯，过去可能搞过革命工作。他出狱后去武汉找过周恩来，周因为不了解他，就对他说：你还是回家去，到你家乡去发动群众做抗日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到了你们那里，你去和他们联系。宋振鼎回来后，就在两淮和泗阳、宿迁、睢宁、宝应一带活动起来。他知道南进支队在陇海路两边活动，又找到我们部队，汇报了淮阴、淮安等地的一些情况。于是，李浩然就派我到这一带来开展工作。

我跟宋振鼎到了淮阴东边大兴庄吴道楼家里。吴是一个要求抗日的非共产党人，是个大地主，他家后来成了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在那里，我找到两个人，一个是北上时留下的，叫张芳九，他是党员，在江苏省总工会工作，一个是高兴泰，他是山东派去的，在涟水活动。我是通过宋振鼎找到这两个人的。找到这两个人后，我们就成立了淮淮涟泗工委，

我负责淮安，张芳九负责淮阴、泗阳，高兴泰负责涟水。我在那里什么情况都不熟悉，什么社会关系也没有，工作很困难。当时，我们有两项主要任务：一、发展组织，成立抗日武装。当时淮阴、涟水有两支抗日义勇队，每支有二三十人，又称“大褂子”队。这个队伍没有公粮吃，也没有经费，我们想争取这两支队伍。二、开辟新的活动地区。

我到淮安时，那里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江市里有敌人，淮安城里有敌人，涟水也有敌人，城外是敌伪军和国民党韩德勤部的三十三师，一一七师在运河一线活动。因此，这一带敌人的力量比较集中，我们开展工作比较困难。工委每个月开一次碰头会，研究工作开展情况，并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当我到淮阴去参加第三次会议的时候，张芳九已被敌人暗杀了，连尸首也没有找到。我和高兴泰碰过头后，就回南进支队去汇报这个情况。

在回南进支队前的三个月里，我的工作是从码头、顺河集、黄集、岔河一线，向宝应方向发展。在码头发展了沈汉初，在顺河集我打入了杨儒芳的部队。杨是国民党淮阴县县长，我通过朱德轩（他是韩德勤的老师）在杨儒芳的队伍里挂了个名，任宣传科长。我在那里办了个训练班（只办了一期），通过办训练班，我就在陈集、顺河集、码头一带认识了一批人。然后，我又到岔河，在岔河发展了吴锡鹏、吴锡昌、吴锡武，并派吴锡昌到曹甸去工作，张茂勋到部队去学习。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的点和线。

我从南进支队第二次回到淮海后，这里成立了淮属特委，我任组织部长。特委决定在运西成立一个工委，我是书记，我不在时由吴锡鹏代理。

一九四〇年春，钱集子战斗后，我到苏皖区党委汇报工作，然后和杨纯从洪泽湖过来，又到了岔河。这时的任务是，在岔河一带发动群众，准备迎接罗炳辉的部队过三河。当时，小刀会组织正在兴起，每个庄子都有，生人在路上不能走。为了争取和瓦解小刀会，我提出了个意见，我们也成立小刀会，用小刀会瓦解小刀会。特委同意了个意见。我们就决定吴锡武搞这个工作，让他当国民党的保长，在他们保里设小刀会的堂子。这对于争取小刀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六、七月间，接到上级指示，新四军要过三河，我就派吴锡鹏从盱眙的老子山到淮南，把淮宝各方面的情报送给罗炳辉。

罗炳辉率领五支队过三河后，国民党三十三师仓皇撤退，并策动小刀会和新四军作对。我原以为三十三师撤退前要血洗岔河，就告诉吴锡鹏、吴锡武，让他们的家属最好撤离。三十三师撤走的前一天夜里，我们布置小刀会在岔河周围吹了一夜牛角号。后来发现河里死了很多国民党兵，也不是小刀会打的，新四军也还没有到岔河，大概是被牛角号吓的，撤退时掉下河淹死的。三十三师撤走后，我就到了万集，在一个炮楼里会见了罗炳辉。我把岔河的情况汇报后，就回来组织群众欢迎新四军。

罗炳辉到岔河住了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张劲夫找我谈话，他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说：区党委决定你还是回到淮海。我说：“工作交给谁？”他说你和周爱民谈谈。周住在岔河西街一个面朝东的房子，我在那里把淮宝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他。我回到特委时间不长，八路军南下，我又和特委的一班人马到盐阜区开辟工作。后来一直没有回过淮宝。

回忆淮宝地区地下党的建立和发展

吴锡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淮安中学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仇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退却逃跑和抛弃广大人民横遭日寇践踏的愤怒，纷纷起来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在县中，有些学生办起了《火街》、《回声》等刊物，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有些学生办起了《燎原》诗社，出《燎原》周刊，宣传抗日。当时由社会上青年知识分子组织的“群众看报室”，主要成员有丁澄、俞臻、尹莹升、尹楚升、许帮仪、许帮儒、任家骥、顾家熙、杨寿鹏、谭恩雄、王光滨、郝兆源、黄厚坤、邵世贤、陈大山、罗清渠、郝景璠和我等四十余人，开展的各种救亡活动最活跃，

群众看报室开展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其主要有：

（一）办书报阅览室，大家搜集和集资订进步报刊供群众阅览，借用县民众教育馆的三大间阅览室，陈列《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导报》、《生活》、《译报》、《时代》杂志等进步报刊供群众看。后期还增添了从延安带过来的《解放日报》，从山东带过来的《大众日报》，以及毛泽东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上海出版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项英言论集》、《叶挺》等书刊供群众阅览。（二）出《墙报》，摘录登载我党团结抗日的主

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贴在学校的大影壁上供群众看。（三）创办铅印的《群众七日刊》，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政策，每期印五百份，散发至涟水、淮阴各地。（四）举办各种讲座，先后请了从延安来的戴季亢，从陕北公学学习回来的沈传铸，从山东八路军回来的丁九等，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众哲学》，介绍延安、华北、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五）组织歌咏队，大唱革命歌曲。当时学唱的有《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延安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通过各种救亡活动，宣传了人民，也教育了自己。许多同志在群众看报室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都想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去打日本。尹莹升等二十多人参加了万毅部队的新兵营学习，后来多数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的各级领导骨干。留在淮宝地区的也由杨汉章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持淮安、淮宝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的各级领导骨干。

一九三八年夏，日寇进攻宿迁、淮阴，轰炸淮城，学校遣散学生，我回岔河，沿用群众看报室名字，继续出《墙报》，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当时从邳睢铜地区开来的国民党苏、鲁、豫、皖游击大队，驻岔河镇一带。该部副官李南轩住在吴锡田家小楼上护理伤员，看了《墙报》就打听我。我听说该部是从邳睢铜来的，也向伤员了解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下支队锺辉部队的情况。伤员告诉我，他们的副官李南轩是八路军过来的，介绍我认识了李南轩，从此我和李南轩就经常来往，谈抗日形势。李常向我借阅上海出版的进步报刊书籍，他也把从山东带

来的《大众日报》以及延安出版的书刊、报纸给我看。到了秋末冬初，李南轩和我谈，他认识锺辉和李浩然，并把郭化若写给他的信给我看，告诉我他在邳睢铜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被他们强制收编裹缠来岔河的。现在郭化若要他把部队拉回鲁南，或就地拉出来打游击，再不行就让他们几个主要人员回锺辉那里去。李南轩请我帮他筹集一百多人的半月到二十天的粮饷，因我一时无法解决，在该部转移时，李等几位主要同志，就隐蔽在岔河，等我帮他们筹集好便衣和路费后才走。李南轩临走时，让我把淮安青年抗日救亡情况，写个材料给他带回去，向组织汇报，以便派人来找我开展工作。他在淮宝地区未有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但起了一个代为向党反映淮宝地区青年运动情况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腌青菜时，杨汉章从鲁南来岔河。住在吴锡田家李南轩住过的小楼上，楼下是我姐夫张茂鼎教书的学堂。我在这个小楼上，向杨汉章汇报了淮宝地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把淮安县中学生和群众看报室的情况告诉了他。除尹莹升、郝兆源、王光滨等二十多人参加万毅部队外，留在淮安东乡的还有丁八、许帮仪、俞臻、郝景璠、罗清渠、谭恩云等。杨汉章问我：“见过张芳九、高兴泰没有？他们已过来了。”我告诉他：“未见过，你到运东丁家圩问问丁八，可能找到。”杨说：“以后去找。”我又把岔河一带的知识青年吴锡鹏、张茂勋、吴锡纯、陈鸿卫等介绍给他认识。杨汉章经常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讲党的抗日主张，不久他就去淮安北乡和涟水、阜宁一带去了。回来后，他和我们讲八路军锺辉部队已到了铁佛寺，并已找到高兴泰和张芳九，他们已在汤沟成立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团，汤祖洪

任团长，在涟水成立了南下支队第八团，吴觉任团长。同时，杨汉章同志提出住在吴锡田家小楼上不好。吴锡田当时任保长，又是安清帮的头面人物，往来人太复杂，有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青红帮弟兄，什么人都有。到我家住杨认为也不行。我家是个封建大地主，我父亲是当地董事，当过省议员，我八叔是国民党军南昌行营独立第六旅的军医官，七叔是当地青红帮的头子“老大”，往来人也很复杂。最后选定了住在岔河南二里路的花园庄吴锡鹏家。他家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无往来，来往人很少。

杨汉章同志介绍吴锡鹏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同时成立了中共淮安县工作委员会，由杨汉章兼工委书记（当时杨是特委组织部长），吴锡鹏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工委机关设在吴锡鹏家，我家为联络点，当时同志们称之为“抗日大饭店”，过往同志多在我家食宿，脱了盘钱就由我帮助解决。凡来找杨汉章和工委的同志，一般都是先到我家住下，然后再去南花园庄找杨汉章。丁八、周兴、许帮仪、郝景瑗以及上级来的杨纯同志等，都是通过这条联络路线和杨汉章同志接关系。

吴锡鹏和我入党后，杨汉章派我到曹甸入淮安县中以读书做掩护，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开展工作。接着派吴锡鹏去铁佛寺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下支队党训班学习，张茂勋、陈鸿卫去第八团地干班学习。我在曹甸读书期间，住在我姨兄郝兆本家。这时郝家成为我们政治活动的中心，往来的抗日救亡同志也多在他家食宿，他家也就成了我们的“抗日大饭店”。我在学校里和郝景瑗、罗清渠、周兴、谭恩云、何以俊、何以杰等组织了读书会，学习哲学、社会科学和各种

进步报刊的时事、政治等，办墙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根据地抗击日寇的光辉战绩，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我和留在运东的许帮仪、陈大山、俞臻等取得联系，利用淮安县总队政训处名义，组织宣传队宣传党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团结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杨汉章同志来曹甸检查工作，和我一起住在郝兆本家。杨汉章了解了我的工作情况，找了许帮仪、周兴、罗清渠、郝景瑗谈了话，会见了俞铭璜派来曹甸开展抗日活动的陆海川。杨汉章同志正在紧张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军一一七师和政训处的军统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搜查我和杨汉章的住处，企图借此逮捕杨汉章。杨汉章在郝兆本等的掩护下，安全脱离了曹甸转移回岔河。不久，日寇扫荡运东，县中停办，遣散了学生，我也奉命返回岔河工作。随之周兴、许帮仪、罗清渠、郝景瑗等来岔河我家找杨汉章联系，经杨介绍去淮属特委学习，解决了党籍问题。当年秋，吴锡鹏学习后返回岔河，许帮仪、周兴等学习后返回运东，杨汉章代表淮属特委宣布，淮安县工委分建运东和运西两个工委。运东工委由许帮仪任书记，周兴任组织委员。运西工委书记仍由杨汉章兼任，吴锡鹏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杨汉章同时任淮属特委社会部长，分管运东和运西两工委的工作。运西工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筹建抗日武装。在此期间，我还担任运西工委和淮属特委的政治交通任务。为了打通工委去特委的交通线，经杨汉章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了沿途同情革命、支持抗日的人家做我们的联络点和食宿站。如顺河集的朱公亮，

敌战区杨儿庄的沈传铸的父母和码头的金润之，游击区内大兴庄的吴道楼，朱栏荡的朱其哲家等等。这些人家为我们往返交通联络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九年冬初，杨汉章同志让我去皖东北区党委党校学习，时对外称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青年干部训练班。当时办事处主任是张爱萍，副主任是刘瑞龙，区党委书记是金明，驻在半城附近的张塘。我在那里学习三个月，返回淮属特委，被任为中共宝应县特派员，负责开辟宝应地区工作。一九四〇年五月，我路经黄浦镇渡口过运河时，被国民党军三十三师陈海波旅驻黄浦的哨兵，认为形迹可疑，以汉奸罪逮捕。被捕期间，每日白天严刑吊打审讯，夜间捆绑在门板上睡觉，我始终未暴露政治面目和党的秘密，后经党组织和家庭营救释放。被释放后。即找到杨汉章、吴锡鹏与党接上了关系。在党组织审查我时，只和杨汉章发生关系，在杨直接领导下工作，直至弄清我被捕期间表现，做了“被捕期间表现很好，未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的结论后，才在一九四〇年九月经李斌、陈云龙同志正式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在此期间，吴锡鹏在岔河、韦集、黄集发展了吴锡武、叶正玉、陈云鹏、吴锡纯、徐学广、韦杰之、韦锡琢、赵述祖等入了党。为了建立武装，又吸收了张日广、李延汉入了党。杨曾让我找我大哥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下支队淮宝挺进队的关防，组织抗日武装。

一九四〇年八月，杨汉章派我和许学广南下去找罗炳辉司令员率领的新四军五支队，汇报淮宝地区敌军、小刀会和我地下党活动的情况。我和许学广两人从岔河出发，经过沿途的青纱帐，穿过层层国民党军队和小刀会的盘查封锁，在

仁和集找到了新四军五支队混成旅(即十团)，派人送我们到万集，由五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周爱民同志接待我们，陪同我们去见罗炳辉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我们汇报了国民党三十三师陈海波旅和南昌行营独立第六旅翁达部在岔河、朱坝、高良涧、黄集一带分布情况，各地小刀会活动和政治背景，我们地下党的分布和活动情况等。第二天吃午饭后，五支队即分兵两路，一路直奔岔河，一路奔朱坝、高良涧，我和许学广随军做向导，国民党军望风而逃，我进军十分顺利。岔河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贴标语，挂彩旗，烧茶做饭，敲锣打鼓迎接新四军。部队进驻岔河、朱坝后，我新四军继续北上时，严重地受到封建势力操纵的小刀会的阻挠。我军进入黄集、范集、花集一带，大批小刀会也集结在这一线，手舞大刀，口喊“打不死！”“打不死！”，赤膊上阵向我军阵地冲击。我对小刀会采取打击首恶，争取受蒙蔽会众的分化瓦解政策，部队很快挺进到盐河沿线，解放了大运河以西，张福河以南，洪泽湖以东，南三河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所属的淮阴、淮安、宝应、泗阳、盱眙五县交界的广大地区，仅剩运河沿线的淮阴、淮安、宝应等几个日伪据点。

开辟淮宝地区的军事斗争刚刚告一段落，淮北区党委决定建立淮、淮、宝、泗联防办事处，派李斌任办事处主任，吴锡武为副主任，陈云龙任工委书记接杨汉章的工作，吴锡鹏仍为组织委员，我任运西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办事处和工委机关设在岔河西庵，青抗会设在谢广泰杂货店楼上。

在我立脚未稳、政权尚未建立时，敌、伪、顽、匪相互暗中勾结，乘五支队北上淮宝之机，全力攻击淮南地区，同

时派飞机连续轰炸岔河、仁和、新集、马坝、半塔集等地，接着扫荡淮宝地区。我军为了集中兵力还击敌、伪、顽的进攻，暂时撤出淮宝地区。我地下党的同志，在迎接新四军北上时，已全部公开了政治身份，在陈云龙和李斌同志领导下，集中组成地方工作团，随军过三河到淮南地区整训，直到年末才又随军北上回淮宝地区恢复工作。那时这块地区正式划归淮南区党委领导，由周爱民来任工委书记，陈云龙随刘少奇去开辟盐阜区去了。工委决定把地下党的全体同志和部队抽调来的民运工作同志，配合分赴各区建立政权。一九四一年春节后，淮南区党委又派张灿明同志来淮宝地区，接替周爱民的工作，在韦集召开了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淮宝县委员会，张灿明同志任书记，李斌为县委委员，仍任淮宝泗办事处主任。在县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组织民兵武装进行抗日保家的斗争，至此淮宝泗地区才渐趋稳定下来，成为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革命是个大熔炉，它锻炼着钢铁，也淘汰着废料。许多地下党的同志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自卫战争的严峻考验，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敌、伪、顽、匪的清剿和扫荡，锻炼成为英勇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跟随着党战斗到取得全国的胜利。在这十多年的残酷斗争中，郝兆源、许邦儒、黄厚坤、邵世贤等随军转战南北，在鲁南英勇牺牲在战场上；郝景璠同志（即郝渠）为了开辟运东地区工作，牺牲在淮安北乡；吴尔志、娄宝书为了维护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和封建刀会头头罗通义的战斗中献出年青的生命；陈云鹏为了保证工委和区党委的联系，在洪泽湖惨遭湖匪的杀害。他们虽死犹生，